



“儿歌大王”潘振声

□ 雪安理

每年六一儿童节来临,我总是更加怀念潘振声老师。

1991年,潘振声老师从兰州调来南京,任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当年,我随冯金发先生在文联文企联谊会工作,我们都热爱歌曲创作,对新调来的潘老师充满敬意,很自然地和他亲密接触起来。在一次次交谈中,对他热爱文艺、艰苦奋斗的经历逐步有了深刻了解。

潘老师1933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毕业于上海现代影剧演员学校。1951年参军,1955年复员至上海漕溪路小学当音乐教师。1957年调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调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区音协主席。

潘老师1963年创作的儿歌《一分钱》,在全国一炮走红。当潘老师谈及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时,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潘老师回忆说,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来信,邀请他写一首歌,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小学当大队辅导员的所见所闻。他的办公桌上有个文具盒,里面装满了孩子们拾到并上交的硬币。那时,孩子们放学排队回家,警察在校外维护交通秩序。孩子们过了马路就挥手喊道:“叔叔再见!”潘老师把自己桌上的硬币和校外孩子们过马路的场景融合起来,终于创作了《一分钱》这首歌曲。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接连创作了《春天在哪里》《小燕子》《小鸭子》《祖国、祖国,我爱你》等等一千多首脍炙人口的儿歌。他是儿歌创作的巨匠,又无愧是我国儿歌创作的奠

基人。他的作品内容深深,线条单单,唱腔朗朗,皆为亿万儿童欢迎和赞扬的主旋律作品。潘老师说过,我们有时发现儿童哼唱大人的歌,满口情爱,令人忧心;繁荣儿歌创作,为他们多写一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歌曲,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潘老师被公众誉称为“《一分钱》爷爷”,不要一分钱报酬早就被传为佳话。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成立,有关领导希望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约稿信及《一分钱》的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工作人员不辞辛苦,终于找到了潘老师,开出20万元收购价,潘老师只是笑眯眯地点头。工作人员着急地说道,想要多少钱,你就直说吧。潘老师又笑眯眯地表态了:孩子们把一分钱高高兴兴地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我的手稿当然也一分钱不要,交到警察手里边。他还说,我们要让“一分钱精神”代代相传。多年来,这份《一分钱》曲谱原稿,在全国儿童教育中意义重大。后经国家文物局鉴定,被评为现代革命一级文物,永远珍藏在上海公安博物馆中。潘老师严于律己,堪称文艺界德艺双馨的典型人物。

潘老师乐于助人,和蔼可亲。退休前后,经常被我们邀请参加省内文企联谊活动。他每次都神情并茂地唱起他创作的一首首儿歌。我在歌曲创作中,他曾两次尽全力指导和帮助我。一次是我和冯金发创作了一首歌叫《老百姓喜欢清廉的官》,潘老师看了好几遍,把其中一句的低音改成长腔高音,旋律变化后歌曲更加流畅动听。这首歌由歌唱家周金星演唱、中国京剧院伴舞,在北京卫视2009年元宵晚会上演出获得好评,后来又被

怀念我的爷爷

□ 朱光珍

卖了鱼,爷爷在一家烧饼店买了三个烧饼,刚出炉的喷香的烧饼,让我馋涎欲滴,我迫不及待地拿一个咬上一口。看到爷爷没有吃,我拿起另一个递给爷爷:“爷爷,你也吃一个。”

“爷爷不饿。”爷爷抿了抿嘴,舔了舔落在手上的几粒芝麻,“带回家,给你弟弟、妹妹吃。”接着,爷爷把剩下的两个烧饼用纸细心地包好,放进袋子里。

一到家,爷爷把皱巴巴的几张钱币交到奶奶手里,对奶奶说:“三个孩子的学费还差不多呢。”

在那个穷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里大多重男轻女,不少女孩子是上不了学的。父母种地的收入微薄,多次动让我辍学的念头。爷爷坚定地说:“再穷也要让三个孩子读书!一个也不能少!”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要离开家乡去县城读书。家里的经济压力就更大了,入不敷出。爷爷想到了打簕。农村流传一句俗语:“干活三样苦,行船、打簕、磨豆腐。”七十多岁的爷爷为了我们姐弟三人能顺利地读书,想方设法挑最苦的活干。

烈日下,爷爷站在船头,奶奶用竹篙把船稳住。爷爷用力挥动榔头,将事先编好的竹子一根一根扎进水底,每隔一段距离,再打上一根粗粗的木桩用来固定。每打完一个木桩,爷爷总是大口喘气,挥汗如雨。

黎明时分,星星还在眨眼,爷爷就起来将小马灯挂在船头,去簕口取鱼。无数的蚊虫落在爷爷的身上,爷爷不停地拍脸、甩手、蹬脚……奇痒难忍啊!在这一刻,爷爷却最开心,因为他看到船舱里鱼儿蹦跳。

九月,螃蟹成熟了。夜晚,秋风习习。爷

选为电视剧《浊世清流》主题歌。还有一件事更使我终身难忘。2007年,我拍摄电影《同一片蓝天》时,他接受我的邀请,为影片主题歌谱曲。他操心劳碌多日,在他家里的小工作室进行歌曲制作,还亲自到南京艺术学院招集学生们,一遍又一遍指挥他们激情歌唱:

同一片蓝天下
校园是我家
从小做个好学生
为祖国奉献前程远大

同一片蓝天下
都是中国娃
五十六个民族好少年
团结进步热爱中华

同一片蓝天下阳光灿烂
同一片蓝天下四季鲜花
同一片蓝天下春风和谐
同一片蓝天下江山如画

录音结束后,我悄悄问他:潘老师,得给您多少稿酬?他微笑地对我说:你是自筹资金,以农民工孩子上学困难为主题拍一部电影。人家都说我是“《一分钱》爷爷不要一分钱”,看在你为儿童服务的份上,我也不要钱。我们找个小店去喝一杯收工酒吧……我听了十分感动,俩人各自匆匆通知夫人,去一个小饭店共进午餐。那一次,我和潘老师开怀畅饮。后来,他还高兴地在省政协礼堂参加了这部电影隆重的首映式。

潘老师因突发脑血栓于2009年5月14日夜与世长辞,享年77岁。女儿女婿遵他遗愿,追悼会上不放哀乐,播放起《一分钱》《春天在哪里》《小鸭子》《铃儿响叮当》《祖国、祖国,我爱你》等一系列他创作的歌曲,送他最后一程。

呜呼!谁料到到我的一首《同一片蓝天下》的儿歌,竟成了潘老师在人间最后的绝唱。

爷将小马灯挂在簕口的木桩上,靠着船舷静静地蹲着,像守敌的伏兵。机警的螃蟹循着小马灯的光线陆续游来,被竹栅栏挡住去路,就顺着竹子往上爬。眼看就要越过障碍,爷爷敏捷地伸出右手,张开五指,抓紧蟹壳。尽管螃蟹张牙舞爪,奋力抵抗,依然乖乖地进了爷爷的蟹篓。

就是这样,爷爷经常蹲守螃蟹一整夜。清早,手脚冰凉,脸色发白的爷爷才走进家门。

记忆中,爷爷的手和脚裂满了口子,手丫和脚丫都是烂的。晚上,经常看到爷爷泡脚的时候,抓一小撮明矾放进水盆。爷爷说,明矾可以杀菌止痒。爷爷把脚伸进水盆的那一刻,咬紧牙,闭起眼,双手紧抓膝盖。站在一旁的我也跟着咬牙、闭眼,我的双脚似乎同样感受着爷爷的剧烈疼痛。

爷爷的手脚始终不见好,因为他整天离不开水,离不开他的簕。

开学了,我从爷爷粗糙的手里接过一叠钱,沉甸甸的。我满含热泪,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报答爷爷!

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我参加工作以后,依然没能在爷爷身边尽孝。总是觉得日子还长,会有机会。终有一日,爷爷病倒了。在县城里,从事教师职业的我却一直不能陪伴在爷爷身边。

爷爷病危了,我才急着往家赶,痛心没见到爷爷最后一面!

慈爱的爷爷永远离开了我,我的眼泪流成了河。

爷爷的墓坐落在他曾经打簕的那条河的岸边。站在墓前,儿时跟着爷爷捕鱼的情景历历在目。春风轻轻吹来,是爷爷用皴裂的手轻抚我的脸。依然听到河水拍岸的声响,是爷爷轻声的叮咛?久久地立在爷爷的墓前,泪水溢满眼眶。

愿辛苦了一辈子的爷爷在天堂好好休息,休息……

屉也没有任何价值。她又自言自语地说,老了,没有能力打菜籽了,换不了油啦。我安慰她,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买油比换油省事多了,到处都可以买到油,不光是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多了去了。妈妈摇了摇头,责怪道,你们就是不注意勤俭节约,买油是要花钱的……

拿着这张存货卡,我没有去兑换,而是悄悄地收藏起来。然后,到超市买了12斤菜籽油,谎称用完了存货卡的余额。

南门大街(外二首)

□ 杨正彬

马蹄依稀,加急着秦时的明月
运河水悠悠,流淌不尽
隋唐的风云。扶光渐暖
青石板路舒展开千年的褶皱
那些青砖黛瓦、回廊立柱、雕花门窗
纷纷递出明清的章节
酒坊药铺饭馆茶社,各式的招牌旗幌
含着情,带着笑
金银玉石、字画古玩、编织鞋帽、茶
食酒水

游客穿梭其间,仿入久远的画图
打卡的相机把喧闹的流动瞬间定格
在蒲包内弥漫的芳香和糖画织就的
梦幻里
当大红灯笼映亮整个街区的血管
古城每一个角落的细胞都在萌动发芽
而我们终究无法破译她永葆青春的
密码

孟城驿

呼啸的马鞭推开五月的驿道
六百枚马蹄印烙进砂石的滚烫
皇华牌楼高耸,承接着京城浩荡的
皇恩
风吹铃动,鼓楼将暮霭嵌入每一处
樨卯

驿丞的案桌,落笔的公文
裂纹与墨痕争夺着仅剩的一行江山
褪色的邮戳像遗落在运河底处的钱
币

静默地关上未能寄出的黎明
而驻节堂的梁木深处
仍蜷缩着灯火未尽的余温

马神庙结网的香火,袅娜着
最后一匹瘦马的奔腾
千年的嘶鸣依旧,悬在檐角
如同锈蚀的时针,切割着
马饮塘的倒影和不远处点点帆影

指尖轻轻触摸邮驿史的路径
岩石缝里长出时间的苔藓
一只驿卒的陶罐正从废墟里翻身
倒出半坛隔世的月光与马蹄铁
此刻,邗城正被运河打包
装订成驿路上最精美的书页

运河西堤

月光把三千年的柔情敲碎
八百里的珠湖起伏着涟漪的碎银
微风拂过,运河试图平复下剧烈的
心跳

西堤像温婉的女子,伸出玉臂
任由河水枕着,轻舫入眠

避风塘里,密密的船缆低垂
系着鸥鸟打湿的羽翼
平津堰的暗伤中,贝壳正在酝酿
一场风雪,等芦苇白头
有人把渔火种进来世的年轮

青苔在御码头石阶上,誊写
被潮水一再篡改的账单
镇国寺塔身披金光,慈眉善目
护佑一队队船只北往南来
一池荷花淡泊宁静,从容不迫

木栈桥宛若游龙,垂钓起远处的汀
洲
银杏道英姿飒爽,似在为你接风洗
尘
而环湖路,几朵云彩、三两草地、一
片花海
把休闲、惬意、幸福,不断累加。无
需扫码
你便可以0元购得一段落日的瑰丽
和不羁的情怀

五一刚过,九十三岁的妈妈颤巍巍地拿出一样东西,悄悄地塞给我,那是一张早已泛黄的存货卡。

这张存货卡是粮油门市部与客户之间兑换粮油的凭证,记载着十六年前,我们搬进集镇居住时,妈妈存入的235斤菜籽,这些菜籽是老人家那年通过辛勤劳动获取丰硕果实的见证。自从有了这张存货卡,每当家里食用油快要用完的时候,妈妈总会拿出来,催促我们赶紧去换油。

一张存货卡

□ 韦志宝

妈妈很重视这张存货卡,用一层层牛皮纸包裹着,放在带锁的抽屉里。现在干嘛要交给我?妈妈这样解释,卡里仅剩12斤菜籽油可兑换,只需一两次就会归零,这样放在抽